



2013 年报告文学：

在韬光蓄力中寻求突破

□李朝全

2013 年的中国，是一个在韬光养晦中蓄力、在调整整顿中前行的阶段。这一年的报告文学同样在蕴蓄力量，努力在题材、内容、人物、样式、结构、语言、观念等各方面寻求创新、开拓，为这种特殊文体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生机。

呼应时代，奏响强音

报告文学是时代的敏感神经，当今中国，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当然是“中国梦”。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也是每个个体事业成功、人生出彩的梦想。王安甲、刘建的《农民——户中国农民的百年历史》通过描写广东湛江茂德公家族寻常而曲折的发家奋斗历程，折射出中华民族几代人孜孜不倦并逐步实现的小康梦想。何建明继续自己对改革开放重大题材的书写，他的长篇报告文学《江边中国》通过对长江边一个小镇村——江苏永联村数十年翻天覆地变革进程的书写，揭示了中国梦、小康梦在实干得力的改革带头人的引领下变成现实的过程。他的短篇报告文学《让大海告诉你》反映辽宁省沿海经济带的改革巨变，《心声》则表现改革在全面蹿进深水区之后，人们的热切心愿与期待。李玲修的《乒乓中国梦——走进蔡振华团队》试图通过全面记录蔡振华与中国乒乓球紧密关联的生涯，揭示作为乒乓大国和强国的中国运动员如何为了祖国荣誉和人民信任而戮力奋战的场景，从极具代表性的体育视角来表现中国梦的实现与辉煌。纪红建的《冠军——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中国梦”》则反映了湘中安化这样一个贫困县如何在体育事业方面孜孜以求，培育出龚智超等一批全国和世界冠军的故事。

在反映新鲜事物和事件方面，一合、薛景辰的《红脸——中国审计在行动》与蒋巍的《审计之剑》都是关于近年来“审计风暴”形象描述的文本。与当年的《黑脸》相呼应，一合和薛景辰合作推出《红脸》聚焦国家财政、金融、经济命脉的守护者——审计干部，将他们视为与关公一样忠诚守职的典型。傅宁干的《淬火青春——大学生从军报告》一书，突出表现了大学生从军实际上是一种青春的选择，一种命运的抉择。陈新的《探海蛟龙》描述近年来中国深潜工程的巨大进展，为读者了解我国“蛟龙号”及海洋深潜这些尖端科技打开了一扇窗户。蒋巍的《中国能源的“秘密武器”——神华集团“煤制油”揭秘》为读者揭开了“煤制油”这一新事物的神秘面纱，并将其作为国家能源发展战略之一给予了热情的赞颂。

对时代先锋或英雄模范等先进人物的刻画与塑造，是报告文学创作的常规内容与主题。在

描写沈飞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歼-15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生平事迹方面，有黄传会的长篇纪实《国家的儿子》、李春雷的短篇纪实《我的中国梦》和周建新的《最后的战场——罗阳在“辽宁舰”的日子》等。黄传会通过切实深入的采访，以大量感人的细节刻画了一个真实可信的罗阳；李春雷则从中国梦的角度切入，重在揭示罗阳、航母演练与海军实现中国梦之间的关联，用剪影式的镜头聚焦罗阳生前身后的闪光时刻。《光明日报》记者王国防为北川县因故英年殉职的副县长兰辉动情地写下了《一枚铺路的石子》，广受好评，彰显了新闻记者们在采写报告文学方面的优良。卜毓方的纪实作品《寻找大师》记述了自己与海内外众多文化大师级人物的接触交往，刻画了一个个性鲜明的人物，提出了在这个百业待兴的文化大发展年代中，呼唤大师、寻找大师的迫切性与重要性。郝敬堂的《芳草地》则以北京朝外社区志愿者作为描写对象，将他们视为都市中可贵的芳草地进行热情的倡扬。

民生报告与社会问题纪实

中国报告文学历来具有关注国计民生的优良传统。2013 年的报告文学中，民生报告和社会焦点热点问题纪实，依旧深受读者欢迎和喜爱。

本年度的“水利报告”格外引人注目。陈启文独行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以长江、黄河、珠江、淮河、海河、辽河、大运河等 7 大水系作为书写的对象，亲临现场踏访，写出了洋洋 60 余万字的《命脉——中国水利调查》，深刻反思当下中国水枯竭、水污染等水资源危机，对保持经济社会和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严重警示。秦岭专注于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写出了《水之殇》《在水一方》。喬兆宏是近年来创作势头强劲的一位报告文学作家，近期接连推出《中国志愿者》《国家情怀》《美丽中国样本》，3 部长篇报告文学分别聚焦志愿者群体、援疆工作和南水北调工程。既有对普通人群体的关注与描写，更有对国家行动、国家决策、国家工程的反映和描述。靳怀春深入发掘三门峡水利枢纽前世今生历史的《悲壮三门峡》、试图对历史的功过是非进行个人化的评点与反思。丁春的《博斯腾湖漂流》关注新疆腹地河流与生态资源，揭示了生态与人的密切关系及保护好脆弱生态系统的紧迫性。

食品安全长期以来都是报告文学关注的热点。赵德发的长篇纪实处女作《白老虎——中国大蒜行业内幕揭秘》全面回顾和讲述了大蒜事件经过、反映大蒜行业实情、刻画与其相关当事人形象，内容丰富而生动。作家深入反思这个社会、

这个时代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世道人心出了什么问题。吴恒的《舌尖上的安全》则对当前食品安全状况进行一一梳理，对近年来的食品安全事件进行了逐一解剖，颇具现实针对性。咏慷的《中国殡葬报告》题材独特，反映了殡葬行业的种种乱象，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丁燕的《低天空：珠三角女工的痛与爱》和《工厂女孩》以自己在广东东莞 200 天的工厂生活为依托，通过深切描写南方工厂里这些“80 后”、“90 后”女孩的青春、爱情和梦想，表现她们艰难却不肯屈服的生存状态，打开底层生活的某些真相，是转型社会一个鲜活报告文本，也是解读工业化进程的生动读本。王伟举的《转型中国：东莞进行时》则是一份中国城市经济社会转型的调查报告，他不回避东莞在高速发展进程中曾经出现过或存在着的种种恶溢和各种社会问题，不回避这座城市的阴暗面，亦是对当下社会转型的分析与反思。

涂俏的《大陆孕妇赴港生子纪实》揭开了赴港生子复杂的利益链及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生动好读。贺小晴的《艰难重生路——汶川大地震丧子家庭再生育纪实》反映了 2008 年大地震后，丧子家庭如何从废墟上站起来，重新组建家庭、生儿育女，开始新生活的艰难路程，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刘广雄、李海啸的《闯海记》是关于我国开发南海历史特别是南海渔业发展历史的弥足珍贵的文本。作者从描写解放海南岛起笔，一直写到 2012 年我国成立三沙市，加强对南海主权的管辖，贯穿起我国南海海域纷纭复杂的外交、军事事件，从而赋予了作品庞杂而丰富的内涵。

在教育、法制等题材方面，王敬东的《“囚犯”的救赎》首次揭开当前法院审理审判过程中依旧存在的大量“冤假错案”，采用的“揭秘”“曝光”式的叙事。通过对那些典型案例的深入剖析，反思健全法制、依法治国的迫切性。向思宇的《中国代课教师》则为数十万曾经无私奉献的代课教师立传代言，为那些为民族国家作出重要贡献的普通人发声，体现出作者可贵的社会责任担当。

历史纪实与往事钩沉

历史题材作品在报告文学中占有很大比例，也是最易受读者欢迎和拥趸的一种题材。历史纪实和传记作品自有其不可替代的文献、史志、认识和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价值。

2013 年是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本年度出现了一批与毛泽东有关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余艳的《板仓绝唱——杨开慧手稿还原毛泽东爱情》通过披露杨开慧当年的日记手稿，考证她与毛泽

东的爱情历程，内容真实可信，人物炽热的情感力透纸背，很好地补白了一段史实。丁晓平的《毛泽东的乡情世界》和梁衡的《毛泽东怎样写文章》则分别从毛泽东与乡亲、亲人们的亲切交往及其如何撰写各类文章两个独特的视角，揭示了一代伟人深广丰厚的内心世界，令人看到了伟人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卜谷《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的主人公是一位至今健在、已经 102 岁的女红军。她独自为毛泽覃守灵 77 年，最终挖开坟墓却是一座空墓，这使她的经历更蒙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马娜的《滴血的乳汁》从苏区“奶妈”切入，描写了那些用自己的乳汁哺育红军后代的平凡女性，揭示敌人的凶残、狠毒与“奶妈”们的温柔、大爱，在硬与软的鲜明对比中歌颂了无私无畏的母性。喬兆宏的《历史的选择：张闻天在延安》则是关于延安时期的红色文本，对革命领袖与革命事业关系的描述真切可信。

在历史题材创作上，作家们特别重视新视角和新思考，赋予自己的作品以鲜明的历史理性色彩。薛媛媛的《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追本溯源，还原历史真实，是对共和国橡胶开发史和经济发展史的一段补白。张雅文《百年钟声——香港启示录》生动地回顾了香港被英国侵占直至顺利回归 155 年的历史，以历史的关节点为线索，连接起香港回归前后的变化，对香港社会存在的五光十色的社会问题进行了可观的反映和思考。纪红建的《人民的记忆——华国锋的湖南情缘》则对被遮蔽或妖魔化的历史进行了一次重新书写，从领袖与百姓关系的视角还原了一位在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相信会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杨文学的《叩拜沂蒙》、纪红建的《沿着雷锋的足迹》都有重新审视历史、审视历史人物的意味和价值，亦是对革命传统、高尚精神及人格的一种弘扬与倡导。

革命历史题材之外，其他历史题材也备受报告文学作家的关注。叶广芩的《张家大哥》是对陕商历史的追访与记述，作者以田野调查式的深入采访，试图复原陕商群体的历史面目。张培忠的《海权战略：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纪事》用历史理性的笔触，从海权战略的角度入手，重新梳理和书写了郑芝龙与郑成功的海上历史，对于我国今天的海洋战略、海上维权等都有鲜明的借鉴与启示意义。阿来的非虚构纪实作品《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通过对甘孜州一个叫做对的小村落居民生存的描写和对藏民与政府当局关系的变化过程的描述，反映康巴地区 200 年传奇般的历史，故事跌宕起伏、人物性格鲜明，作家的笔墨老到娴熟，为非虚构创作提供了许多新鲜经验。林那北的《宣传队》则通过叙写亲身经历与感受，对

小说的建筑样式

——读墨白长篇小说《欲望》 □赵 瑜

体呈现，复活在眼前。我喜欢这样有叙事难度的作品，在《别人的房间》一节中，米慧给死者黄秋雨的信件，一封一封，用慢镜头的方式推进着故事的行进。这些虚构的信件带着写作者自己的体温，极考验叙述耐心，若是不小心写得急了，这些信件里的内容就跳出来了，那么，对于正在行进的故事而言，无疑是一场叙述的失败。

墨白写作的美好之处在于，他不仅负责虚构这些信件，而且还虚构了自己来读这些信件，甚至还在这些信件里做一些批示和提醒。这种重复写作让读者产生双重感受，一是读者和写信人之间的感情碰撞，二是读者对“作为阅读者的写作者”的一种打量。小说在这样的叙事框架下，对读者造成了智力挤压，同时也制造了双重诱惑，如果信件的内容缺少了信息量，那么，读者可以从正在“阅读”这些信件的小说中的阅读者的视线中看出其他感受来。

诗歌是小说的另外一种叙述情绪。在《欲望》里，诗歌一直是男人和女人爱意与情绪的流露。米慧的诗多是疼痛，比如那首《疯长的相思》，开头便是：哥哥/在我所有的疼痛里/你最深/夜夜相思疯长/我疼/红豆灿灿。这样疼，这样直白和热烈，自然是身体的相思了。墨白不仅要替一个

■看小说

曹军庆《从前的校花》直面内心的选择

因为中学同学刘红旗的自杀，一群“进入凄惨的中年时代”的男女聚在一起，20 多年过去，大家各怀心事，并借此暗自进行了一番“比较”和“清算”——曹军庆的短篇小说《从前的校花》（《作品》2013 年第 12 期）从一场特殊的聚会开始，写出了“中年危机”中的麻木与沉沦、不甘与不屈。“从前的校花”胡红梅虽容颜不再，性格却没有任何改变：她不应酬、不说谎，家里摆放着一本厚厚的字典，“尽可能地不念错别字”，处处保持着自己的认真和本色，因而被人诟病为“做作、古怪，言行举止越来越像是怪物”。如同刘红旗的自杀一样，胡红梅的离异也早在人们的预料之中。学生时代，差不多班上所有的男同学都给她写过情书，其中，现已是“富豪”的冯伟志写的情书更是被老师当众“朗读”并进行了“长时间的羞辱”，用以“杀一儆百”。聚会过后，冯伟志手握“两把金属钥匙”：一把车钥匙和一把房产钥匙，去了胡红梅家——他要圆一个二十几年前的事。胡红梅不但“毫无遮掩地审视”他，还“怜悯地笑着”直言：“你们这些人我就是瞧不上！”“富豪”的圆梦之举遭拒，从此一去无还；而人人都认定不可能再有婚姻生活的胡红梅却再一次做出了惊人之举：她嫁给了一个大脑受过损伤、智力低下的钢琴家。事实上，这桩婚姻“和谐而美满”，从人前走过时，她像一个母亲搀扶着面容单纯的钢琴师，步态从容而又优雅。（刘凤阳）

■短 评

在《小说的艺术》一书里，米兰·昆德拉得意于自己对小说结构的理解，他高调地宣布，他某部小说的结构和一个著名乐曲的奏鸣相同，甚至手绘了那段音乐的音符段落。乔伊斯在《尤利西斯》里更是尝尽了各种方式，使之最终成为一个建筑风格复杂的长篇怪胎。因为没有办法用常规词汇来形容，评论者们只好起了一个安全又形象的名字——“百科全书式写作”。

的确，相比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所涉及的外形特征一度是人们热衷讨论的。而相比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以及以评书为蓝本的旧长篇，我更喜欢欧美文学的叙事风格。叙事风格的不同，会让一个曲折的故事呈现更多的风貌。墨白的长篇小说《欲望》便给我们呈现了长篇小说的建筑感。在第三节《别人的房间》中，墨白用了大量的笔墨写信件、调查报告、有着修改痕迹的诗歌，甚至还有在报纸上发表的评论。

长篇小说负责为读者提供更为曲折的故事情节，这是通常的小说样式。然而，墨白的小说则用拼图的方式为读者勾勒故事，阅读他的小说，读者需要打开自己的感官，和作者一起贴近故事中的人物，一起用力，让故事的画面一点点立

与群众牵手连心

术团党委书记、副团长江平说，他们面对的是一群可敬可爱的观众，“那么冷的天，我们每人在台上也许演十几分钟，可观众一坐就是两个小时，因此与其说我们是来慰问延安的百姓，不如说是来向他们学习的”。

不仅是延安，中国广播艺术团 13 日在西安的演出，同样贯彻了节俭办演出的新风尚。尽管陕西的承办单位曾建议本次演出“进剧院”“办晚会”，但艺术团坚持不用地方一分钱，因地制宜地创造出节俭但同样气势恢弘的舞台。把演出安排在下午气温较高的时段，不仅让老百姓在室外不受冻，也省去了夜间灯光、舞美等开销。

在当天的演出中，中国广播艺术团把舞台搬到了国家 4A 级景区西安大唐西市的金市广场上，背靠着重唐西市的仿古建筑和电子大屏幕，只搭建起一座小小的舞台，便制造出一种贯通古今的“穿越”效果。

“这次来陕西，中国广播艺术团无论从节目编排和艺术家选择上都倾入了大量心血。”中国广播艺术团团长冯巩说，“这次演出是我们宣传中国梦精神、落实文化走进万家活动的一个重要举措，陕西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很多值得我们汲取的营养，今后用我们的艺术创作中。”

艺术家梦想中的作品取决于老百姓是否认可

尽管当下的艺术家并不缺乏走进基层的机会，但如何真诚地融入老百姓之中？中国广播艺术团用自身行动给出了答案。最好的方法就是放低身段，把好节目带下来，让观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到最好的作品。

在当天的表演中，中国广播艺术团的艺术家们在台上奉

让文化走进万家

献着人们喜闻乐见的歌舞、小品，在台下也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这边有小孩子站在刘全和、刘全利两兄弟之间合影，那边有年轻人和冯巩聊他将在马年春节晚会演出的节目，文艺工作者和老百姓们在这里亲密无间，交流着对文化的理解。

“当代的文艺工作者需要重新认识‘为了谁’和‘我是谁’的问题。我们不是明星大腕，而是肩上有使命、心中装着群众的人民文艺工作者，这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心声。”江平说。

中国广播艺术团成立 60 多年来，就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团长冯巩则是这种紧扣时代脉搏、用艺术服务人民的代表之一。他率领弟子为延安人民奉献的相声《为您放歌》，不仅把现场乐队表演融入相声这门语言艺术中，实现了形式的创新，同时节目蕴含的支援西部的主题和积极向上的风格也与延安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谋而合。

在谈到文艺工作者的梦想时，冯巩说要得到群众的认同，就需要经常拿出反映群众心声的作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来展现自己的艺术风采，老百姓才能认同你、喜欢你。我们赶上好时代了，赶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正如冯巩所说，正是有了这个前提，艺术家们才有条件在舞台上为群众带来欢乐，才有可能到更多的地方去体验、去捕捉生活当中鲜活的材料，最后升华为艺术作品。如果说文艺工作者是一滴水，那么只有投入到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中去，这一滴水才能够存在，才能被群众认可。

“文艺作品作为弘扬时代精神的旗帜，就是要更好地激发起人民群众的积极的工作情绪，为实现中国梦共同努力奋

过去长期存在的“宣传队”这一独特的社会事物进行个人化的描写，为历史留下了一段印记。李青松的短篇纪实《牙香街》用散文文化的笔触，描述了东莞这座因莞香而得名的城市与香料的历史渊源，反映了东莞城市发展的新成就。

“私叙事”与人物传记

传记方面，本年度最突出的新现象是出现了很多“私叙事”——个人或家族叙事类作品。

陈希米的《让“死”活下去》讲述爱人史铁生远去之后，自己寂寥孤独却又丰沛充盈的内心。“让‘死’活下去”，就是要让死不再成为阴阳阻隔、天人两界的水分岭，就是要跨越生死，搭建起生者与亡者心灵对话的桥梁，这种决绝的坚忍与努力，令人敬佩。周国志的《弟弟最后的日子》也是一部与亡灵的对话书，是作者直面死亡的思索。弟弟被确诊为肝癌晚期之后，一家人戮力同心，共同挽救弟弟的生命，那是一次无望的宿命式拯救，其中既有弟弟自我的救赎，也有哥哥、嫂子、妻子和母亲、女儿通过亲情的纽带、借助传统伦理道德和传统文化的力量对“弟弟”不舍弃不放弃的挽救。一家人面对死亡即将来临时所表现出的淡定、从容、同舟共济，尤其令人动容。

毕飞宇的《苏北少年“堂吉珂德”》讲述了自己少年时期的经历，有关于当年的人、事和各种事物的生动描述，折射出一个特殊时代的鲜明烙印。温立三的《怀念父亲》中，可以看出作者深刻的自省意识。杨晓升、马克燕的《2011 年，美丽的遗憾——回眸女儿的求学历程》是关于作者女儿当年求学过程的回顾，贴近生活实际，对反思当前教育现状有启迪意义，对家长的家庭教育亦有启发。陈亚珍的《谁在守约》通过描述原晋中地委书记裴庆生的苦难童年、辛酸婚姻、克己尽职、两袖清风的人生，刻画了一位终生遵循自己理想与信念的地委书记，具有很强的文学感染力。

施昌学的《海军司令刘华清》、王云林的《落叶——陈大戈传记》分别涉及海军领域和老红军题材，内容生动丰富，具有自身殊异的价值。张艳茜的《路遥：平凡世界里的人生》为读者描述了一位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作家形象。王必胜修订再版的《邓拓评传》在叙事中兼有评价与议论，刻画了一位耿直有为的为人知识分子典型。作家出版社推出首批 10 部《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由王充国、周汝昌、陈世旭、徐刚等名家创作关于庄子、曹雪芹、王羲之、施耐庵、李煜、顾炎武、梁启超等名人传记，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价值。

2013 年的中国报告文学基本上处于一种韬光养晦、积蓄力量的阶段，其中涌现了一批在题材内容、主题及表现方式方面尝试创新与突破的作品。在受到“非虚构创作潮”冲击的同时，报告文学亦在努力重寻自身的定位，在日渐逼仄的市场空间的挤压下，谋求新变与新生。

陷入不伦之恋的女孩写诗，还要再换一副笔墨，替恋爱中的老男人黄秋雨写诗。如果这算是叙事难度的话，那么，依照小说里的人物身份来订制一组诗歌，应该是最大的难度。这里的诗句不仅要符合小说情绪，更要贴着小说人物的眼睛和呼吸。

黄秋雨的诗歌评论发表在当地的日报上，这又是一种话语方式，一个地方小报的副刊，它所发表文章的篇幅以及腔调均是有一定式的。更有趣味的是，《关于黄秋雨社会活动的资料》这一类似新闻剪报体的个人活动新闻报道，将一个人悬挂在更多的人面前，尽管这些新闻都刊登在报纸上，但真正注意的人并不多，不过是熟悉的人看到报道之后对黄秋雨最近的动向多了些了解，相当于一个群体的短信息。

《欲望》的叙述复调像极了建筑上的走廊，既可在下面避雨乘凉，也可以在走廊下面赏月论诗。走廊让房子有了延伸，除了小说人物本身的视角之外，在《欲望》里，墨白虚构出一个作家“谭渔”的形象，并以他的视角对全篇小说进行了统一设计，这种多视角下的小说结构，使得原来需要以时间顺序来介绍的故事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自由丰富。

新世纪以来，中国长篇小说产量丰富之至，然而，在形式上的探索却越来越少，相比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先锋文学热，当下的文学更多地停在了故事层面。事实上，长篇小说的建筑结构有时会救赎一个并不曲折的故事，因为建筑结构的复杂，小说的故事有了不同走向的可能，给读者增加了猜测空间，留了可以会意的白。《欲望》就具备这样的质地，让人欣喜。

斗。”江平总结说，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不取决于票房、上座率，而是有多少观众真正领悟到作品的实质，能不能给人以启迪，能不能给人以力量。

陕西“文化进万家” 好戏还在后头

尽管中国广播艺术团只在陕西演出了两天，但三秦大地在马年春节并不会缺少优秀的文艺演出与文化活动。记者 14 日从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获悉，2014 年春节期间，陕西省将配合中央关于“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的号召，在全省范围开展文艺工作者进社区、进工厂、进乡村的文化公益演出与活动。

春节期间，陕西省文化系统举办各类春节文化活动，活动范围辐射至省内各市、县、区及部分乡镇，活动形式包含戏曲、音乐、歌舞、书画、摄影、电影放映、诗歌朗诵、主题阅读、饮食文化、民间工艺展示、民俗活动、非遗展示等近 30 类的 600 多项。

这其中，既有在影院、剧场举行的文化惠民演出，如秦腔、话剧等，也有艺术家走上街头、走进社区为群众送春联、送祝福的活动。由陕西省文联举办的“我们的中国梦·好歌唱三秦”送欢乐下基层系列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已经于 1 月 2 日、3 日在陕西省富平县完成了两场演出，春节前后还将在陕西省内进行惠民演出 20 余场。春节前夕开展的“送温暖下基层”慰问民间艺术传承人活动，向陕西省内的民俗艺人送去慰问，把富有中国特色和陕西特色的民间艺术继续传承、发扬。

同时，陕西也利用文化馆、图书馆、工人文化宫、科技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通过开展民俗展览、书法老会等指导、雕塑艺术讲座等方式，为群众提供文化服务，让老百姓在即将到来的马年充实精神生活，把对文艺的喜爱融入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之中。